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词曲研究

卢前 著

有人说，词是从诗解放的，曲是从词解放的，总之词曲是一种解放。假使，但在形式上说也许有几分还像；若在规律上说的话，那正是相反的，词比诗固然束缚得多，曲比词更要束缚得多。这几句话请读者在未读我这本小书之前，且考量一下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词曲研究

卢前 著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曲研究/卢前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80761-792-1

I. ①词... II. ①卢... III. ①词曲史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2817 号

CIQU YANJIU

词曲研究

作 者: 卢 前

责任编辑: 蒋 浩 张卫国 曾 倩 吕 清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960×640 1/16

印张: 9.25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978-7-80761-792-1/G · 1061

定价: 16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—88884129

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一般“右表”、“左表”、“右文”、“左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

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总 序

这部丛书发端于十年前，计划于三年前，中历征稿、整理、排校种种程序，至今日方能与读者相见。在我们，总算是“慎重将事”，趁此发行之始，谨将我们“慎重将事”的微意略告读者。

这部丛书之发行，虽然是由中华书局负全责，但发端却由于我个人。所以叙此书，不得不先述我个人计划此书的动机。

我自民国六年毕业高等师范而后，服务于中等学校者七八年。在此七八年间无日不与男女青年相处，亦无日不为男女青年的求学问题所扰。我对于此问题感到较重要者有两方面：第一是在校的青年无适当的课外读物，第二是无力进校的青年无法自修。

现代的中等学校在形式上有种种设备供给学生应用，有种种教师指导学生作业，学生身处其中似乎可以“不遑他求”了。可是在现在的中国，所谓中等学校的设备，除去最少数的特殊情形外，大多数都是不完不备的。而个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学生，正是身体精神急剧发展的时候，其求知欲特别增长，课内的种种绝难使之满足，于是课外阅读物便成为他们一种重要的需要品。不幸这种需要品又不能求之于一般出版物

中。这事实，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是足以证明的。

当我在中等学校任职时，有学生来问我课外应读什么书，每感到不能为他开一张适当的书目，而民国十年主持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的经验，更使我深切地感到此问题之急待解决。

在那里我们曾实验一种新的教学方法——道尔顿制，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进学生自动解决学习上的种种问题，以期个性有充分之发展。可是在设备上我们最感困难者是得不着适合于他们程度的书籍，尤其是得不着适合于他们程度的有系统的书籍。

我们以经费的限制，不能遍购国内的出版品，为节省学生的时间计，亦不愿遍购国内的出版品，可是我们将全国出版家的目录搜集齐全，并且亲去各书店选择，结果费去我们十余人数日的精力，竟得不到几种真正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。我们于失望之余，曾发愤一时拟为中等学生编辑一部《青年丛书》。可惜未及一年，学校发生变动，同志四散，此项丛书至今犹只无系统地出版数种。

此是十年前的往事，然而十余年来，在我的回忆中却与当前的新鲜事情无异。

其次，现在中等学生的用费，已不是内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家长所能负担，而青年的智能与求知欲，却并不因家境的贫富而有差异，且在职青年之求知欲，更多远在一般学生之上。即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，十余年来，各地青年之来函请求指示自修方法。索开自修书目者，多至不可胜计，我对于他们愧不能尽指导之责，但对此问题之重要，却不曾一日忽视。

根据上述的种种原因，所以十余年来，我常常想到编辑一部可以供青年阅读的丛书，以为在校中等学生与失学青年之助。

大概是在民国十四五年之间，我曾拟定两种计划。一是少年丛书，一是百科丛书，与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先生商量，当时他很赞成立即进行，后以我们忙于他事，无暇及此，遂致搁置。十九年一月我进中华书

局，首即再提此事，于是由计划而征稿，而排校。至二十年冬，已有数种排出。当付印时，因估量青年需要与平衡科目比率，忽然发现有不甚适合的地方，便又重新支配，已排就者一概拆版改排，遂致迁延至今，始得与读者相见。

我们发刊此丛书之目的，原为供中等学生课外阅读，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。所以计划之始，我们即约定专家，分别开示书目，以为全部丛书各科分量之标准。在编辑通则中，规定了三项要点：即（一）日常习见现象之学理的说明，（二）取材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，（三）行文生动，易于了解，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。为要达到上述目的，第一我们不翻译外籍，以免直接采用不适国情的材料，致虚耗青年精力，第二约请中等学校教师及从事社会事业的人担任编辑，期得各本其经验，针对中等学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，以为取材的标准，指导他们进修的方法。在整理排校方面，我们更知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，乃由本所同人就各人之所长，分别担任。为谋读者便利计，全部百册，组成一大单元，同时可分为八类，每类有书八册至廿四册，而自成为一小单元，以便读者依个人之需要及经济能力，合购或分购。

此丛书费数年之力，始得出版，是否果能有助于中等学生及一般青年之修业进德，殊不敢必，所谓“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而已。望读者不吝指示，俾得更谋改进，幸甚幸甚。

舒新城。二十二年三月。

自序

当这一本小书，献到读者之前；去我属稿的时候，差不多快要五年了。以目下的见解较之，自然有很多出入的地方。但，我当时写这一本小书，也还觉得自家有一点独到处。

用史的进展底叙述来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，词与曲。又同时把这接近的两种文体作比较的研究。大概向来谈曲的，没有不以杂剧传奇为主，那是错误的，尤其是说明词到曲的转变，非以散曲为主不可。在这一本小书中，我是这样写下来的。

一种文体必自含有与其他文体不同的特性，词与曲，也是各具特性的。如何知道特性的存在呢？惟有在规律里去寻，因此，作法是不可不知道的。现代的文人是主张研究词曲，而不需要制作词曲的。于是有许多不合事实的论断便发生了。

有人说，词是从诗解放的，曲是从词解放的，总之词曲是一种解放。假使，但在形式上说也许有几分还像；若在规律上说的话，那正是相反的，词比诗固然束缚得多，曲比词更要束缚得多。这几句话请读者在未读我这本小书之前，且考量一下。

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冀野记于暨南大学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总 序	1
自 序	4
第一章 词的起原和创始	1
第二章 词各方面的观察	7
第三章 几个重要的词家（上）	17
第四章 几个重要的词家（下）	31
第五章 从词到曲底转变	50
第六章 曲各方面的观察	61
第七章 几个重要的曲家（上）	71
第八章 几个重要的曲家（下）	84
附 录 一个最低度研究词曲底书目	98
名词索引	104
后 记	135

第一章 词的起原和创始

从词的形式上讲起词的起原来，大都在“长短句”的长短二字上着想：于是有人说，词源于三百篇。并且取出证据来，如：《召南·殷其雷》篇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”。这是三言和五言。《小雅·鱼丽》篇“鱼丽于罟，鰋鲨”。这是四言和二言。《齐风·还》篇“遭我乎狔之间兮，并驱从两肩兮”。这是七言和六言。《召南·江有汜》篇“不我以，不我以”，这是叠句韵。《豳风·东山》篇“我来自东，零雨其蒙。鸛鸣于垤，妇叹于室”。这是换韵调。《召南·行露》篇“厌浥行露”的第二章“谁谓雀无角！”这是换头。同时，也有人说，词是从古乐府推化而出的。成肇麟在《七家词选》序里说：“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，乐府微而歌词作，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。抑扬抗坠之音，短修之节，连转于不自己，以蕲适歌者之吻。而终乃上跻于雅颂，下衍为文章之流别。”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也有这样的话：“古乐府者，诗之旁行也，词曲者，古乐府之末造也。”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出，除了根据形式上字句长短的差异，推论词的起源；音乐上的关系也不能不说是产生词体重要的原因了。方成培说：“古者诗与乐合，而后世诗与乐分；古

人缘诗而作乐，后人倚调以填词，古今若是其不同，而钟律宫商之理，未尝有异也。自五言变为近体，乐府之学几绝。唐人所歌，多五七言绝句，必杂以散声，然后可被之管弦，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，此自然之理。后来遂谱其散声，以字句实之，而长短句兴焉。”——见《香研居词麈》——不过这种音乐的根据，又从何而起呢？大约可分作三种来讲：（一）古乐的遗留。在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里，说得很详细，“宋梁之间，南朝文物号为最盛。人谣国俗，亦世有新声。后魏孝文宣武，用师淮汉，收其所获南音，谓之‘清商乐’。隋平陈，因置清商署，总谓之清乐。遭梁陈亡乱，所存盖鲜。隋室以来，日益沦缺。武太后之时，犹有六十三曲。……自长安以后，朝廷不重古曲，工伎转缺，能合于管弦者，唯《明君》《杨伴》《骝壶》《春歌》《秋歌》《白雪》《堂堂》《春江花月》等八曲”。足见古曲逐渐的陵替底状况。在同书《音乐志》又说：“自开元以来，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。”所谓胡夷里巷之曲，便是影响于“词”最为重要的。现在且分开来叙述。（二）胡曲的输入。中国音乐受外来影响，在历史上，汉以前我们不知道；汉以后，我们很可晓得的，翻开隋、唐《音乐志》来，便有详细的记载。唐代诗人如王之涣王昌龄诸人的诗，在旗亭传唱，恐怕很多就是用流行的外来的歌谱。我们看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的话可知。“自周隋以来，管弦杂曲将数百曲，多用西凉乐。鼓舞曲多用龟兹乐。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。”时俗所知，已可见胡曲在民间的普遍了。在崔令钦《教坊记》所载三百二十五曲，有许多鼓舞曲。像《献天花》《归国遥》《忆汉月》《八拍蛮》《卧沙堆》《怨黄沙》《遐方怨》《怨胡天》《牧羊怨》《阿也黄》《羌心怨》《女王国》《南天竺》《定西蕃》《望月婆罗门》《穆护子》《赞普子》《蕃将子》《胡搊子》《西国朝天》《胡僧破》《突厥三台》《穿心蛮》《龟兹乐》等望名可知其为胡曲，或自胡曲蜕变出，至少也是受过胡曲影响的。蔡絛《诗话》也说过：“按唐人《西域记》龟兹国王与其臣庶之知乐者，于大山间，听风水声均节成音。复翻入中国，如《伊

州》《甘州》《梁州》等曲，皆自龟兹所致。”于此，我们晓得古曲衰而胡曲侵入，因为这样音乐上一次变动，后来渐化为我们自己的，利用外来的乐器，而自编新谱，自制新词。其次，里巷之曲，也是“词”的种子。（三）俚词的采仿。在最早许多词调之中，如《竹枝词》《杨柳枝》《浪淘沙》《忆江南》《调笑》《三台》等颇多就是从里巷出来的。所谓里巷之曲，因为散在各地，有些很偏僻的地方，并且这种曲大都有“地方性”；所以不大普遍的，而为文人所喜，便形成初期的“词”了。刘禹锡在《竹枝词序》里就说：“里中儿联歌《竹枝》，吹短笛，击鼓以赴节。歌者扬袂睢舞，以曲多为贤。聆其音，中黄钟之羽。率章激讦如吴声，虽伧伧不可分，而含思宛转，有《淇奥》之艳。”把素不见重的民歌，渐渐的文艺化。他如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，想来是润饰或者改作当时的渔歌而成。元结的《欸乃曲》或亦模仿船歌而作。可见里巷之曲，虽不是“词”惟一的因缘，然而和“词”也颇有关系。从上面的话看来，无论就形式去推论，或源音乐而考究；“词”的起原决不如向来词论家所说那么单纯。

在任何一种文学的体裁没有确定以前，都是属于大众的。等到这种体裁固定了以后，又必渐变为个人的。“词”也不是例外。以上所谈还是“词”的胚胎，而非创始的“词”。在这儿我先解释“词”这个名称。

有人借用“意内言外”来解释“词”，这不是“词”之所以为词。词本来与曲相对而言，声音的疾徐，腔调的高低，就是所谓曲。而所填的文字叫做“词”，就如现在泛称的词章一样的意思。又因此种词章的形式，别称为“长短句”。还有人称之为“诗余”的。所谓“诗余”，并不是因为有王应麟那班人说词曲者，古乐府之末造；于是便说他是诗之余。据我的解释，就是许多情感，或者许多境界，在“诗”这种体裁里，不容易表现出来；我们不得不在“诗”之外另创一种体裁，此体裁是诗之外的，故名“诗余”。我在我的《词学通评》中曾说过：“或名诗余者，意非可以入诗。诗之所余，自成其式之谓。”“诗余”既然自有独

立的意义，与别体便不相干涉了。这“词”，“长短句”，“诗余”三种名称，都是指这同样的体裁而言。此外还有什么“新声”，“余音”，“别调”，“乐府”……皆是词人为他的作品题的，并不是这种体裁的名称。以下谈“创始的词”，我们可于此看出“词调”的来源。

无论是古代的遗留，或者胡夷里巷之曲；这大都为大众所欣赏的。后来便有人创制了。个人创制也有两个时期：最早的是皇家或贵族，这时词体初定，大约先制曲，逐渐填文字进去。如《羯鼓录》上面说：“明皇爱羯鼓玉笛，云八音之领袖。时春雨始晴，景色明丽。帝曰：对此岂可不为判断？命羯鼓临轩纵击，曲名《春光好》。回顾柳杏皆已微坼。”《教坊记》：“隋大业末，炀帝幸扬州。乐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，其子从焉。其子在家弹琵琶。令言惊问：此曲何名？其子曰：内里新翻曲子，名《安公子》。令言流涕悲怆，谓其子曰：尔不须扈从，大驾必不回。子问故。令言曰：‘此曲宫声，往而不返。宫为君，吾是以知之。’”又“《春莺啭》，高宗晓声律，晨坐闻莺声。命乐工白明达写之，遂有此曲”。《乐府杂录》上也有记的：“《黄骢叠》，太宗定中原时所乘战马也。后征辽，马毙，上叹惜，乃命乐工撰此曲。”又“《雨霖铃》，明皇自西蜀返，乐人张野狐所制”。又如《倾杯乐》，宣帝喜吹芦管，自制此曲，初捻管令排儿辛骨黠拍不中，上瞋目瞪视，骨黠忧惧一日而殒。这些，未必有辞的。在《填词名解》上：“《天仙子》，唐韦庄词，刘郎此日别天仙云云，遂采以名。”那么曲与词都制好了的了。后来词到黄金时代，不是皇家贵族，词人自己也创制。《填词名解》有很多的记载。如“宋秦观谪岭南，一日饮于海棠桥野老家，遂醉卧。次早题词于柱而去。末句云，醉乡广大人间小。此调遂名《醉乡春》”。又“《扬州慢》，中吕宫词调，宋姜夔自度曲也。淳熙中夔过维扬，怆然有黍离之感，作感旧词，因创此调也”。又“宋史达祖作咏燕词，即名其调曰《双双燕》”。又“《云仙引》，冯伟寿桂花词，自度此调”。再看毛滂题《剔银灯》词：“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拜劝酒，以词中频剔银灯语名之。”我们

从上面可知创一词调，或就动机，或就对象，或取词中语命名。还有许多调名，杨用修与都元敬曾经考得很详细，譬如：《蝶恋花》，取梁元帝“翻阶蛱蝶恋花情”句。《满庭芳》，取吴融“满庭芳草易黄昏”句。《点绛唇》，取江淹“白雪凝琼貌，明珠点绛唇”句。《鹧鸪天》，取郑嵎“春游鸡鹿塞，家在鹧鸪天”句。《惜余春》，取太白赋语。《浣溪纱》，取杜陵诗意。《青玉案》，取《四愁诗》语。《踏莎行》，取韩翃诗：“踏莎行草过青溪。”《西江月》，取卫万诗：“只今惟有西江月。”《菩萨蛮》是西域妇人的髻子。《苏幕遮》是西域妇人的帽子。《尉迟杯》，因为尉迟敬德饮酒必用大杯。《兰陵王》，因为兰陵王入阵先歌其勇。《生查子》是古槎子，张骞乘槎故事。《潇湘逢故人》又是柳浑的诗句。他如：《玉楼春》，取白乐天诗：“玉楼宴罢醉和春。”《丁香结》，取古诗：“丁香结恨新。”《霜叶飞》，取杜诗：“清霜洞庭叶，故欲别时飞。”《清都宴》，取沈隐侯诗：“朝上阊阖宫，夜宴清都阙。”《风流子》出《文选》，刘良《文选注》上说：“风流言其风美之声，流于天下；子者男子之通称。”《荔枝香》出《唐书》；贵妃生日，命小部奏新曲，未有名。适进荔枝至，因名命《荔枝香》。《解语花》出《天宝遗事》，亦明皇称贵妃语。《解连环》，据《庄子》“连环可解”的话。《华胥引》出列子：“黄帝昼寝，梦游华胥之国。”《塞垣春》，“塞垣”二字见《后汉书·鲜卑传》。《玉烛新》，“玉烛”二字出《尔雅》。《多丽》，张均妓名，善琵琶。《念奴娇》，唐明皇为宫人念奴作。足见为各个词调立名的时候，原因也颇复杂的。

“词”在这创始时，我们也可以说唐人的词，大都“缘题生咏”，从调名一方面看出此调所以创制的缘故，一方面词的内容约略可以望文而知。缘《临江仙》言水仙，《女冠子》说道情，《河渚神》缘祠庙的事，《巫山一段云》状巫峡，《醉公子》就讲公子的醉；以调为题，触景生情，必合词名的本意。后来就不如此了。

问 题

- 一 “词”是不是就从“诗”演化出来？
- 二 词句长短是为着什么关系？
- 三 古乐的遗留，胡曲的输入所予词的影响孰轻孰重？
- 四 初期的“词”何以有一部分还带着地方性？
- 五 词的别名“诗余”其意义究竟何在？
- 六 形成词调以后，创制调名有多少不同的方法？

参考书

郑振铎 《词的启源》篇。见郑著《中国文学史·中世卷》第三篇上册，商务印书馆印行。

胡 适 《词的启源》篇。见胡适《词选》附录。出版处同上。

傅汝楫 《寻源》《述体》，见傅著《最浅学词法》第一、二章。大东书局印行。

第二章 词各方面的观察

词分作小令，中调，长调，犹之诗分作古体近体一样。这个名目，始自《草堂诗馀》。钱塘毛氏说：“五十八字以内，为小令；五十九字至九十字，为中调；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；古人定例也。”这是很可笑的话，所谓定例，究竟是什么根据？假使少了一字为短，多了一字为长，这决不是合理的事。譬如《七娘子》有五十八字调，有六十字调；那么说是小令，还是中调呢？譬如《雪狮儿》有八十九字调，有九十二字调；那么说是中调，还是长调呢？这种分析是靠不住的，而且于词也没有便当，不过如《词综》所说以臆见分之而已。其实《草堂》旧刻，也有这种分类，并没有标出小令，中调，长调的名色。在嘉靖的时候，上海顾从敬刻《类编草堂诗馀》四卷，才把三个名目写出来。何良俊序中说“从敬家藏宋刻，较世所行本，多七十余调，明系依托；自此本行，而旧本遂微”。于是小令，中调，长调的分别，便牢不可破了。（现在通例：五十字以下为小令，百字以下为中调，百字以上为长调；相差一两字，也不妨移置，不必十分的限制。）

词中还有调异名同，名异调同二种。调异名同的比较少些，如《长